

杭萧钢构紧急停牌 炒作资金浮出水面

杭萧钢构昨日开盘继续演绎疯狂,开盘价13.93元,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6%。然而,仅一分钟后该股即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盘中紧急停牌。这是继航天通信之后,上证所第二次对上市公司股票实施盘中紧急停牌。



杭萧钢构日K线走势

本报记者 王璐

昨天上午,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上证所有关人士询问杭萧钢构紧急停牌的原因。该人士告诉记者,紧急停牌是因为公司今日有重要公告发布,公告内容是杭萧钢构接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而据公司今日公告显示,杭萧钢构昨日接到中国证监会稽查二局编号为0701的立案调查通知书,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股价

■深度分析

疯炒杭萧钢构“主战场”与公司近在咫尺

本报记者 陈建军

不同寻常的超大合同让杭萧钢构的股价狂飙,而主要的炒作资金来自杭萧钢构所在地的浙江。不仅如此,运作前十

个涨停板的主要账户所在的营业部,还与杭萧钢构办公所在地近在咫尺。

▶ 大量浙江账户涌入

包括昨天开盘1分钟左右形成的6%涨幅,杭萧钢构股价从2月12日以来已经飙升了233%,如此巨大的涨幅,总共只用了13个交易日。杭萧钢构股价这种令人咋舌的巨大涨幅,主要是前10个交易日连续涨停的贡献。那么,是什么样的神秘资金在杭萧钢构股价启动之前就先知先觉地大举建仓的呢?

3月16日,是杭萧钢构连续第10个涨停板的交易日,也是其出现第一个涨停板后涨停板的首次

开盘打开。截至当日收盘,持有杭萧钢构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最多的一位姓吴的杭州投资者2月12日持有97万股的杭萧钢构,2月13日进一步增仓至153万股,并成为杭萧钢构当月最大的无限售条件股股东;来自安吉县的6位投资者2月13日共买入杭萧钢构约200万股,而另外3名安吉县的投资者又在2月14日买入140多万股。

杭萧钢构的交易记录显示,其在2月12日至14日这3个交易日的成交股数分别约为885万股、374万股和186万股。从安吉县上

述9位投资者买入股数上可以看出,后两个交易日成交绝大部分是他们完成的。不仅如此,这些账户在杭萧钢构第10个涨停板时集体清仓。

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有限

信息显示,在杭萧钢构前10个涨停板中,6家券商在浙江的营业部8次现身成交金额排行榜。其中,

除天一证券的宁波解放南路营业部外,其余营业部均位于杭州。由此可见,正是大量的浙江账户推高了杭萧钢构的股价。

▶ 炒作“主战场”与公司近在咫尺

大量浙江账户涌入杭萧钢构,不排除股民固有的投资本地股的习惯。但记者掌握的信息表明,实际情况可能并不这么简单。

杭萧钢构344亿元超大合同正式签署于2月17日,但有关这个合同的信息其实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了。由此,吸引了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私募基金前往打探。掌握内情的人士说,她所熟悉的几家外地

第一名,成交金额为7971万元。

记者从长江证券了解到,东方路营业部其实是被“冤枉”的,实际参与炒作的只有建国中路营业部。据透露,建国中路营业部使用的席位号是东方路营业部,而长江证券上海东方路营业部使用的是其他席位号。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长江证券接管原大鹏证券旗下营业部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就是说,建国中路营业部是炒作杭萧钢构股价的“主战场”。

非常巧合的是,建国中路营业部离杭萧钢构办公所在地的杭州市中河中路瑞丰国际商务大厦只有几百米距离。疯狂炒作股价的“主战场”和杭萧钢构办公场所近在咫尺,到底是纯粹巧合还是暗含什么隐秘的信息呢?随着监管部门的调查深入进行下去,相信最终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上海土地管理系统遭“彻查风暴”

本报记者 薛明

“曾经的十年‘土地爷’被调查,今天一早,上海地产界‘满城尽说殷国元’!”昨天,上海证券报《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被调查》独家报道一经刊发,上海某大型房地产企业高层就向记者表示。然而,此前的朱文锦、殷国元这两位“土地爷”被调查或许还只是一部分。上海证券报记者获悉,在殷国元被调查前后,多位上海土地管理系统的中高层人士相继被调查,其中不乏局处级干部——上海过往几年的土地管理以及其间可能存在的问题正面临一场彻底的清查……

多名中高层“土地爷”被查

经上海证券报调查,除此前的上海市房地局土地利用管理处处长朱文锦被双规、主管土地的原副局长殷国元被调查外,大约2个月前,上海房地局直属单位之一——上海建设用地事务中心的一位原副主任也被调查。另有消息称,有级别更高的官员也在接受非隔离式的调查,以及有高级官员可能受到内部处分。但是,目前仍未公布调查结论。

此后,记者从另一位上海资深房地产专家处得到证实,上述建设用地事务中心副主任在两年前离职,后任香港某房地产公司副总裁,被调查的原因也与其在上海土地管理部门期间的工作有关。

“他管了十年地”

“殷国元是上周五晚上10点半,被相关部门从飞机场直接带走的,据说是被人检举的,和一家楼盘的土地审批直接相关。”知情人士透露,据记者推算,殷国元应该是在3月23日被有关部门带走的。知情人士称对殷国元的调查性质应该是“双规”。

资料显示,殷国元在1995年至2005年期间担任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分管土地工作,行政级别为正局级,是已被“双规”的原房地局土地利用管理处处长朱文锦的直接领导。从2005年开始,殷国元从房地局离任,担任上海土地学会会长。消息人士称,目前上海土地学会由常务副会长顾华昌主持工作。

1995年至2005年,正是上海市房地产从计划走向市场、从低点走向鼎盛的时间。“这个10年,殷国元基本上都在负责上海的土地审批工作。”一位曾经在上海房地局工作的人士介绍。

接近殷国元的人评价部队出身的他“和蔼可亲,有学者风度”。关于殷国元被调查的原因,相关人士猜测可能与违规审批土地有关。“帮别人办了点事,自己有点好处。”

■记者观察

“土地爷”落马 土地监管再受关注

本报记者 薛明

“开步。”一位业内专家向记者这样形容,“无论是土地出让金这样的小合同还是拆迁安置补偿等大合同,我认为该市场化的地方就应该放得开,完善制度,公开透明。毕竟只有政府尽力,百姓才能得实惠。”

另一位业内分析师指出,从去年开始,一场涉及面很广的土地反腐败拉开帷幕。“个别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商之间的亲密关系成为中央整顿房地产市场的重大障碍,好在目前查处土地违法案件中都是查人与查事相结合。如日前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06年全国土地违法案件查处情况通报就显示:去年查处结案9万多件,90%以上土地违法案件与地方政府相关,被处理的相关责任人近3600人。”

据介绍,如今地方的土地市场往往是一二级分离。一级土地市场如土地储备环节,主要是运用地方政府权力进行征用,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实现市场化的运作;而二级土地市场如对待土地囤积问题,无论是同意延期开发还是给予经济处罚,也给一些“把门的人”留下“职务之便”。

“上海以往的土地市场改革有时就像个裹着小脚的女人,想迈却迈不

2006年11月3日,上海市房地局土地利用管理处处长朱文锦被带走“隔离调查”。3天后,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就此进行了内部通报。至今年3月,有关部门对朱文锦的调查结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现金、贵重物品等财物。”“还以为朱文锦一事定调为个人问题后,相关调查基本结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后续调查)局面,看来彻查的决心很大。”一位房地产界知名人士称。

土地管理彻查风暴

“不可否认,上海土地管理系统正面临一场全面的问题清查。”向记者透露消息的相关人士称。

根据专家介绍和此前报道,此次的“出事者”多来自上海土地管理的权重部门。从2001年开始,上海新增土地出让使用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由上海土地储备中心运作。但是,朱文锦所在的土地利用管理处作为土地交易的登记备案机构,依旧有着较大的隐性权力,比如闲置土地的清理、收回,房地产项目规划变更的审批等。另据相关资料,上海建设用地事务中心也是协调、组织、审核建设用地征地补偿等一系列重要工作的核心部门之一。

“这些领域在监管不力时,可能是土地环节中寻租空间最多的领域。以闲置土地管理为例,具体到每个地块,土地利用处有很大的腾挪空间,是同意其继续延期开发还是在经济上处罚,甚至收回使用权,土地利用管理处都有一定的衡量权。”分析人士称,“在上海究竟有多少闲置土地的话题上,殷国元又曾是频繁发表观点的房地局领导之一。”

可能出现寻租的另外一个领域,是房地产项目用地性质的变更和规划变更。“这也是土地市场一度混乱的核心表现。”一家房地产公司高层告诉记者。比如某大型新城的建设,在建设之初都是耕地,到现在新城已经建设完成,但土地性质仍有很多还清晰。另外,一些自营性用地、行政中心、临时绿地,虽然根据政策可以有一定比例的建设面积作为配套设施,但是变相成商业地产项目,也非个案。

相关专家表示,土地管理包括收储、储备、出让等多个环节,目前除了二级出让市场可以通过“招拍挂”达到相对透明外,收购环节的收回、征用以及储备等方式,透明度是个问题。另外,开发商的违规运作也可能通过寻租脱离监管。

市场人士认为,如果清查,“不少表面‘神秘’的项目背后都可能有违规的可能。”

开步。”一位业内专家向记者这样形容,“无论是土地出让金这样的小合同还是拆迁安置补偿等大合同,我认为该市场化的地方就应该放得开,完善制度,公开透明。毕竟只有政府尽力,百姓才能得实惠。”

另一位业内分析师指出,从去年开始,一场涉及面很广的土地反腐败拉开帷幕。“个别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商之间的亲密关系成为中央整顿房地产市场的重大障碍,好在目前查处土地违法案件中都是查人与查事相结合。如日前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06年全国土地违法案件查处情况通报就显示:去年查处结案9万多件,90%以上土地违法案件与地方政府相关,被处理的相关责任人近3600人。”

据介绍,如今地方的土地市场往往是一二级分离。一级土地市场如土地储备环节,主要是运用地方政府权力进行征用,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实现市场化的运作;而二级土地市场如对待土地囤积问题,无论是同意延期开发还是给予经济处罚,也给一些“把门的人”留下“职务之便”。

“上海以往的土地市场改革有时就像个裹着小脚的女人,想迈却迈不